

姑苏吴歌的明珠——白茆山歌探微

夏美君 (江苏省苏州科技学院音乐学院 215000)

摘要:白茆山歌是吴歌嫡系,常熟地区流传的本土古老山歌样本,是吴地稻作文化及乡民生活方式的产物。白茆山歌与其他吴歌嫡系同源合流,却又独具艺术个性和文化特色,成就了自身山歌形态样式。本文旨在通过白茆山歌艺术现象的探究,阐述其文化艺术特色,为其传承发展一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常熟;白茆山歌;吴文化;吴歌;艺术风格

一、白茆山歌的文化渊源

白茆山歌为源远流古江南荆蛮土著文明的本土蛮夷歌谣经典样本,在数千年形成、演变、发展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周边草鞋山、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和中原岐山、江南吴越文明的影响,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古老吴地山歌嫡系支脉。然而认真追究起来,白茆山歌的直接源头,还应溯源至4500年前良渚支系部族徙居该地,与当地文化融合生成的蛮夷歌谣,^[1]因而白茆山歌历来就是本土蛮夷歌谣与上古文化融合的古老文明产物,堪称历史最为悠久的姑苏吴歌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体裁之一。

白茆歌谣自古与当地乡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几乎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所有方面。与各地乡土民歌一样,白茆山歌一直是当地百姓应景创作、即兴讴歌、有感而发、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娱乐形式。虽然如今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极大改变,但刻意寻访白茆山歌的人们,还能随意地在白茆乡野、田间、河塘、村镇等生产、生活场景或山歌馆中,看或听到与吴地文化和本土人文融为一体的山歌印迹。由于世代与原生自然环境为伍,与百姓生产劳作相融,与日常生活相谐,与民风习俗相依,白茆山歌始终以典型的江南草根文化属性示人。这些随处可见、张口即来的山歌、小调、号子,既是当地人一吐胸臆,宣泄心中积郁,交流人际情感,缓解身心压力的工具,同时又反映着世事百态,映衬着市井风情,歌颂着自然美景,传扬着民间历史文化传说,以其独特的民间泥土气息,承载着本土民间文化风情、古老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文明。

二、白茆山歌的自然传承

白茆山歌的歌唱,当地人称之为“唱山歌”,它不属于专业训练的艺术歌唱,而只是原生环境中自然传承的文化产物。它的传承沿袭着传统民间艺术的路径,历代山歌都是在家族、亲朋或爱好者间口传心授、繁衍生息。白茆山歌的形成、演变、发展得益于山歌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本土社会环境,当地居民的日常生产方式、生活制度、风俗习惯,是活态山歌存世的前提条件。由于生发于社会底层,白茆山歌几乎没有与主流官家、文人文化接触的机会,故绝少得到历代文人的赏识、认同和帮助,难以在文化人间流传和传承。即便如吴地文人冯梦龙、钱谦益等,也只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山歌文字采录、整理、编辑工作,不能对其创作、推介、传播形成强势助力。

白茆塘流域位于江南水乡稻耕、舟楫区域,相对封闭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传统生产劳作、社会生活的世代延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相反却成为了维系山歌文化的精神、物质基石。由于当地人一直将山歌视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使得山歌与日常生活休戚与共,成为其承继、发展、流变的现实保障。虽然史上吴地文人、雅士不乏喜爱白茆山歌者,但很少有人深入当地乡民中,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做实质性的音乐教化或文化传承工作,因此,白茆山歌始终以草根性质自发地在民间活态存存。

今天,虽有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但白茆山歌的传承依然因乏于音乐、文化、教育人士的介入,而受限于低层次水平的生存状态,致使山歌文化的系统整理、发掘、改良、编创工作迟迟不能有效开展。在自然传承体系中,白茆山歌还在依循音调、唱腔、唱词口口相传的模式,山歌技艺传承多局限于唱词文学、语音发声和行腔运腔方面,诸如大山歌、小山歌、四句头、吭吭调、打夯调、春调、邀调、划龙船调、搭凉棚调等几十种山歌调的音乐旋律和歌唱风格的教习,则成了山歌传承的主体内容。唱法技艺方面至多包含了特性润腔技术的传承,或许还有即兴歌唱和即兴创作的技巧路径和创作套路的秘诀传承。现如今依旧缺乏对山歌文化的深入研究,没有实现山歌与基础教育的对接,缺少对山歌演唱艺术、技艺的改良和提高,更没有针对山歌音乐艺术风格、特点的系统整理和发掘。所以,唯有突破传统传承体制,使山歌逐步顺应大众审美情趣的时代发展,才有可能让白茆山歌走向社会,面向大众,赢得更多受众的喜爱与追捧。

三、白茆山歌的艺术属性

白茆山歌是典型的地方民间音乐艺术,原生文化环境中自发生成的乡野民歌,属于非主流草根文化范畴。白茆山歌是历代原住民在生产、生活中集体创作,口耳传播、世代承袭,口口传唱的民间音乐。歌唱者既是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又是欣赏者和观众。其歌唱不需要舞台,没有固定演出场所,所以它的演唱既不像声乐艺术那样具有严谨的唱法艺术规范和自成一体的表演系统;也不像器乐、说唱、曲艺等民间表演艺术那样,拥有舞台艺术的固定表演程式和演出套路;更没有评弹、昆曲、丝竹等民间音乐所具有的培养、淘汰机制;亦没有戏曲艺术的完整唱腔、表演艺术体系。白茆山歌就是乡民自己的乡俗文化,是劳作和生活中的率性情宣泄和随机的有感而发。无论是唱词文学还是音调旋律,都与乡音乡情、民风习俗紧密联系,讴唱者多为没有文化的农夫和缺少艺术修养的乡民,其歌唱能力水平大多取决于天赋而非训练。所以从山歌的文化、音乐、内容、形式、体裁、题材到山歌歌唱本身,无不显露民间草根特质。而正是这种民间原生艺术生成、传承机制,造就了白茆山歌的非舞台表演的乡野性,传播流布的区域性,文化传承的局限性,决定了白茆山歌的大众文化属性和原生歌唱的自然形态特征,从而制约了山歌的歌唱艺术和文化水准,但却因其通俗直白、易于传唱、贴近生活,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不过,今天的山歌传承人也明确意识到,要想振兴白茆山歌就必须歌唱技艺上有所提升,在表演艺术上有所升华,在音乐形式上不断丰富、在文化内涵上不断充实,才能使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乡野民歌登堂入室、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外界了解和喜爱这来自远古的吴声乐韵。一些山歌传承人已觉察到原生传承机制对白茆山歌发展的限制和制约,为此山歌馆沈建馆长向我们表达了希望通过乡土歌手与高校的联姻、协作,全面提升山歌传承人的演唱表演技艺水平,进而打造白茆山歌艺术品牌的强烈愿望。他们真诚地期望通过全方位地提升白茆山歌的文化艺术层次,促其走出封闭的农耕环境,进入公众文化的视野,使之焕发出艺术的青春。

四、白茆山歌的乡俗文化特征

首先,我们可在白茆山歌题材分类中轻易窥见它与百姓生产、生活紧密关联的痕迹。比如,当我们走在白茆的田间地头,耳边就会响起诸如种田歌、蒔秧歌、耨稻歌等各色劳动歌谣;当

由《天天向上》的成功 谈娱乐节目应具有的文化内涵

张树楠 (中国传媒大学 100024)

摘要: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在全国范围内热播,经久不衰,并且在“中国电视节目榜”上喜获大奖,成为我国娱乐节目的佼佼者。分析其成功原因,厚重的文化内涵是其重要的一环。娱乐节目在娱乐的同时应该兼备文化因素。

关键词:娱乐节目;内涵;文化

我国的电视传媒具有沟通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服务大众、提供娱乐等作用。所以,我们的电视节目类型丰富多彩,其中娱乐节目是很重要的一种。但是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娱乐节目仅仅提供娱乐就可以了,它还应在娱乐的同时兼具其他的功能,简而言之,应该具有文化内涵。

一、娱乐节目现状

如今,我们打开电视,随意地搜索一下频道就会发现,电视里充斥着娱乐节目,有海外的,有港澳台的,还有我们内地的,有的节目的确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更多的却是办不了几期便销声匿迹了,而这其中又不乏形式上很新颖的。究其原因,无外乎空乏、低俗,甚至为了娱乐而娱乐,结果只能是自娱自乐,到最后便无人可乐,无人问津,也只有退出电视舞台。

二、个案分析

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节目中,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可谓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第十届“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天天向上》可谓成绩斐然:不仅同时获得了“最佳娱乐秀”和“最佳娱乐秀主持人”两项大奖,而且还获得了“年度电视节目”奖的提名,主持人欧弟也被“2008中国电视榜-榜外

榜”评为“年度新人”。《天天向上》真是钵盂皆满。而同时上榜的其他获奖节目和主持人则无一例外与2008年的重大事件,如抗震救灾、奥运会、金融危机等,密切相关,虽然《天天向上》在节目最开始打的是“迎奥运,讲礼仪”的牌,但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奥运的联系不像其他节目那样紧密,因为礼仪不仅仅是在奥运期间要讲的,而应该是贯彻在平日生活中的,并且在奥运结束后,它就真的似乎与时事再不怎么相干了。所以如果说其他节目是时势造就的英雄的话,那么它则是独步武林的好汉,愣是凭着自己的一身过硬的功夫打出了一片天地。而且时至今日,依旧独步武林,无人可挡。

《天天向上》之所以获得成功,没有流俗,在于它在娱乐的同时,时刻不忘它所传承的文化内涵。优秀的外部包装只是起到了形式上的作用,而它真正的灵魂,当归结于它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

(一) 节目定位

关于《天天向上》的诞生,制片人张一蓓曾如是说:“其实一开始是命题作文。我们局长想要一个以礼仪和公德为内容的节目,但是他又不想没有收视率。他想找一个主流的时段,他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是,你去做这个主题,但你必须有一个周末黄金档的这样的一个收视率。面对这样一个命题作文,我们拿到题目后,就开始想我们怎么在每期节目里面达到一个这样的收视率和传递一定的信息量和知识点。”

所以节目在开始定位的时候就承载着“礼仪”与“公德”,于是最初定位在“礼仪脱口秀”节目上,通过娱乐脱口秀的方式

我们徜徉于各类民间仪式活动当中,便能听闻各种婚嫁歌、哭嫁歌等各种礼仪歌曲;当我们置身于不同社会生活场景,还会接触到诸如生活歌、时政歌、儿歌等繁复的山歌题材;我们还能从不同年代流传下来的山歌作品中,觅寻到发生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事件、传奇、故事和传说的踪迹,感受到不同社会形态和生活环境对乡民日常生活方式、状态,以及人民内心思想感情、情感情绪的种种影响。所以,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可轻易地求证白茆山歌与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关联的事实。

另外,根据白茆山歌的体裁分类,我们不仅能够分离出繁复的山歌格式,更能明晰山歌体裁与原生文化的生态联系。比如用以起头、开篇、暖场的引歌就与乡民的大型山歌或赛歌活动相关;吴声杂曲、小调、歌谣则流行于城市市民阶层和下层社会的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场所;时令、节气、月份、数字关联的山歌、俚曲多在农民中广泛流传;引作开骂、对吵、争执的山歌曲调,常出现于乡民冲突、纠纷、打架、斗殴、争吵的场合;而最具风格特点的白茆盘答山歌,更是展现于田间、水上、林中和赛歌会的问答对歌。几乎所有山歌体裁都出自世代乡民的原生生活环境,是大众文化属性的经典体现,印证了山歌的乡俗文化特质。

五、白茆山歌的语言文化特色

白茆山歌的语言依托的是吴地文化背景,其歌唱艺术风格不仅与其题材、体裁相关联,更与其唱词语言和音乐音调相联系。比如,尽管常熟方言刚硬于姑苏软语,但吴语、吴乐完美结合形成的吴语格和吴歌格依然是白茆山歌的鲜明艺术特征。吴歌格的香、酥、甜、糯,轻声软语,清丽婉约,柔顺流畅的音乐文化风格在白茆山歌中清晰体现,但发乎自然、生于乡野的音乐性格,

配上偏于刚硬的常熟方言,使白茆山歌在江南韵味中多少保留了乡野的粗犷与豪放。此外,山歌唱词的即兴创编和口语化、简约化、白描式的语言风格,决定了山歌语言的朴素、直白和简洁,而不甚讲究语言声调、格律、合辙、压韵则是其最好的注脚。不过,触景生情、出口成章的唱词语言,仍为白茆山歌平添了特殊的质朴美。如引歌《一把芝麻撒上天》:“一把芝麻撒上天,南京唱到北京转,吾肚里山歌万万千,回来么再唱仔两三年。”又如生活歌《六月里太阳似火烧》“六月里太阳似火烧,不种田来也要白吃米,吾实恁凉树荫下纺棉条,不养蚕也要穿好衣。”都富于鲜明的方言特色,其句式、韵脚虽不讲究,却与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情趣十分贴近,其方言、俚语的地域语言风格特色更是一览无余。

白茆山歌中也重视语句对称、方整和强调语言对仗的习惯。盘答山歌在这方面表现的较为典型,它们一般使用固定的音调、句式和语言结构,却常因应答内容的句式差异而导致结构的不方整。但这种唱词语言非规整现象,往往由音乐结构的调整得到弥补,致使许多唱词句式中的成分短缺,为衬字、衬词、衬腔所填补,或是通过音乐句式引长弥合,以此形成结构上的工整对仗。再者,方言语言内容的准确表达,也是决定白茆山歌必须使用方言歌唱的重要原因,否则将使山歌演唱变得十分别扭、晦涩,甚或使语言内容变得荒诞、怪异。

总之,白茆山歌作为江南吴地的嫡系,吴地山歌品种传世已逾数千年之久,由上古江南文明迁延至今的文化传统使之得以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因此我们必须对其加以珍藏、爱护和发扬光大,而不应容忍其湮没于现代文明的浩瀚海洋之中。